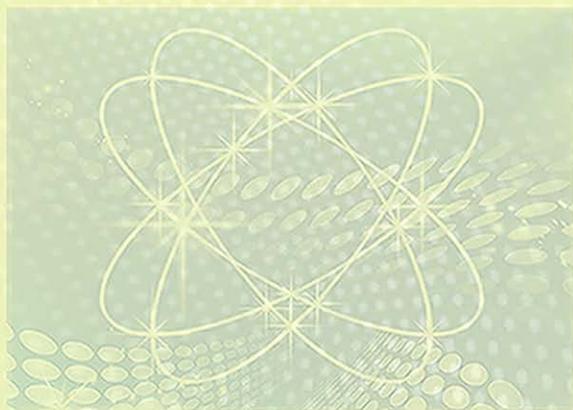


徐康文集
第二卷 散文 杂文 报告文学

徐康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徐康文集

| 第二卷 |

散文·杂文·报告文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康文集 / 徐康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220-10486-2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3113 号

徐康文集

XUKANG WENJI

第二卷 散文·杂文·报告文学

徐康著

统 筹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唐 婧
李洪烈
张 妮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h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624

照 排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4.25

字 数

308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486-2

定 价

580.00元(全八册)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453

| 目录 |

√ 散 文

忘年之交四十载——琐忆百龄马老

为人师表堪楷模——忆父亲

玉屏山听蝉

“约”鱼塘

养鸽人的天空

邻 居

戏 迷

养鸽记

生日片断

沧 桑

儿时的“蜈蚣观”

渔之乐

完 美

牵 挂

道 歉

我的书房“一苇斋”

我与体育
鼙声如雷
麻糖声声
石磨豆花
知青茶园
乘车小记
车中见闻
出差记趣
苍溪梨花节
生命的绿叶
母亲河畔的一幕
愧对山林
桃树的身材
四姨：美丽而凄婉的故事
嫫 婆
车窗外，敬礼的孩子
失而复得
菜农婆婆
厨房热浪
亚南教女
漫侃诗人唐大同
向流沙河先生讨字
锅盔的美学
川菜的美学意蕴
乡村“活神仙”
情人节与读书节

都江堰“放水节”

- 一、重现古蜀“祀水”盛典
- 二、名副其实的“灌溉之县”
- 三、古堰赋新意，五洲融圣水
- 四、李冰像前，伫立沉思

西子湖畔的玫瑰婚典

世纪贺卡

中秋月

普希金与葡萄酒

十年树木，其叶蓁蓁

值得庆贺的二十年

为巴金文学院撰联记

我与《中国老人》画册

学苑书香话“美庐”——从“环境与成才”看华西美庐

“化作春泥更护花”——站在巴金文学院门前的缅怀

秋风秋雨泣小向——悼青年女作家向义光

左航，你航向何方？——忆“诗魔”戴左航

名丑之死——追念川剧丑角表演艺术家邱福新先生

珍惜生命——张国荣辞世一周年随想

作家轶事

- 一、当代“谈迁”王火
- 二、流沙河背书
- 三、奇特的“遗传”
- 四、诗人桑君的“恋爱经验”
- 五、开过追悼会还活着
- 六、摔“跟头”摔出来的诗

- 七、拉纤成习
- 八、挥手之间
- 九、称呼混乱
- 十、踩不熄的烟头
- 十一、室内养蜂
- 十二、“高小生”与“高晓声”
- 十三、四个诗人打麻将

泰国之旅

- 一、曼谷印象
- 二、大皇宫与玉佛寺
- 三、大象之国
- 四、北榄鳄鱼湖拾趣
- 五、雨中湄南河
- 六、黄袍佛国
- 七、人妖神秘秀
- 八、从“金三角”到桂河大桥

∨ 杂文

- 如此“终于”
- “此地无铜”
- 反咬一口
- “凭什么让我下？”
- “师傅好福气”
- 平民意识
- 鱼在河中泣

一则别致的广告

另类污染

寄赠出版物小议

靠“错误”赚钱

鸽子问题

圈内与圈外

诗歌的“时代精神”

成都人的幽默

哄小儿

擦边球

煤油灯、电灯及其他

从府南河“加盖”说起

伐木者，醒来

金手指

导游的误导

“纵虎杀牛”异议

清明扫墓“烧”什么

慳吝者

饱含讽喻的“3·15”警示文学

——写在第二十七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说税二题

府南河是谁修的？

作家“稿酬税”琐议

麻将迷

鞋有多臭

英雄救疯子

都是电影惹的祸

√ 报告文学

斜阳如火亦灿然——记著名作家王火

一个“为人作嫁”者的追求——记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戴卫

信念——记全国“五讲四美”先进个人徐济文

“蜀玫”飘香——记农民科学家金德伟

建造大厦的人——记房管所所长冯国元

脚印——记身残志坚的荣誉军人

第二卷
散文·杂文·报告文学

散文 >

忘年之交四十载

——琐忆百龄马老

俗语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倏忽间，我认识马老（识途）已逾四十年了。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召开了“四川省工农兵业余文学工作者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四川大学，会期十天。当时我在眉山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工作，有幸被推选参会。未料竟有可贵的意外收获——初识马老。马老当时六十岁出头，担任分管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开幕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马老。老人家历尽沧桑，劫后余生；戴副眼镜，高高的发际，微秃的头顶，鬓边已添几痕白发，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看上去慈祥而又和蔼，持重而又老成，留给我整体的印象是一位忠厚长者加睿智学者。此前我曾拜读过他的小说《清江壮歌》《老三姐》，如今见到本人，尤感亲切。会议间隙，我们争着上前与这位慈祥的老人握手，他那宽厚温热的手掌，传递给我长者的厚爱和诚挚。那时他话不多，但总是深沉中露着微笑，那浅浅的笑意中，蕴含着对年轻作者的期冀与寄望。六月二十五日，马老为会议做总结报告，声音清晰洪亮，仪态

雍容大度，在当时思想受制、文艺封闭的情势下，尽可能含蓄委婉地讲了一些真话、实话。与会者听得专心致志，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议，算是我与仰慕已久的马老的“初识”，或曰“第一次握手”。古称不拘年龄、辈分差异而相互认识、交往者为“忘年交”，或称“忘年之好”；而通常列举的史例为东汉时祢衡（时年二十岁）与孔融（时年五十岁）的相识相交，史称“忘年殷勤”。初识六十岁的马老时，我不过三十出头年纪，与古时“忘年”之说正好契合，不亦巧乎！

随着新时期文艺战线形势渐好，马老在文艺界频繁出“马”，真有“老树春深更著花”的态势。他很快担任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成为四川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迨至一九八三年巴金文学院成立，马老又兼任巴金文学院院长。我在基层做了十余年文学组织工作后，也于一九八三年调到省作协，先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后又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直接在马老的指导下工作。从此与马老不仅接触频繁，而且经常面聆教诲。马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有好几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一九九二年开始，我着手选编《文学院丛书》，拟收进文学院建院以来所聘一百三十位创作员的代表作，计十卷，五百余万字。该丛书由马老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省作协各位副主席和出版社负责同志组成编委会，由我担任主编，文学院刘中桥等负责作品初选。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组稿、校对就花费了一年多时间。马老欣然为丛书撰写序言：“面对这皇皇十卷《文学院丛书》，欣喜之余，我忽然想起郑板桥的一首

七律诗，诗曰‘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五丈龙孙绕凤池’。”据我所知，龙孙，是笋的别称，亦指新竹；五丈，则言其高；凤池，指仙池。此句谓新竹茁壮成长于仙池，含溢美、夸赞之意。马老写到这里，兴犹未尽，又引用了他写的以杜甫草堂为题的七律诗：“草堂春水碧于天，画阁游廊几盘旋。破土新篁声簌簌，迎风乳燕舞翩翩。苍松翠柏老弥壮，李蕊桃蕾弱却妍。愿请东君（注：东君，司春之神）长作主，千红万紫满春园。”对文学新秀寄予由衷的赞美与殷切的期望。他还带上刚出版的《文学院丛书》亲赴上海送给巴金老人。巴老看到丛书十分高兴，欣然命笔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话，称赞这“十卷皇皇巨著，实在令人振奋……作为一个文艺战线老兵，作为一个家乡同行，我也感到一份光彩。”前辈作家的首肯和鼓励，使我们倍感鞭策和鼓舞，以至忘却了一年多编书的辛劳。不久，《文学院丛书》荣获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四川出版集团优秀图书奖。

文学院十周年院庆时，因马老在此前一个多月就接到中国作家协会让他率团出访欧洲的通知，故未能参会。一九九三年十月的院庆开幕式上，由我代为宣读了马老的贺词。又十年后，到二〇〇三年文学院二十周年院庆时，马老不仅亲临会场，还专门写了《巴金文学院是大有希望的》祝词，盛赞青年作家们“用自己特有的绰约风姿，给世界增添了一片靓丽的色彩，给人们带去生活的希望和活力，带去心灵的欣喜和安慰”，他还以郭沫若、巴金、阳翰笙、李劫人、沙汀、艾芜等老一辈作家为范例，鼓励年轻作家们努力奋进；最后的结语是：“巴金文学院是大有希望的。”马老的箴言，使年轻作家们感到极大的鼓舞。回

顾文学院开初创业的艰辛，真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马老、省文联主席李致（巴老之侄、巴院顾问）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局面也就逐渐打开了。回忆起来，数十年间，我曾跟随马老参加过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中美作家联谊会，中国当代作家跨世纪成商笔会，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讨会，四川省作协历届主席团会及作代会，以及数次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其间多次与马老那温热的手掌频频相握，已从当初的“第一次握手”，而逾数十次、上百次。马老赴会准时、讲话严谨、待人谦和、从不特殊的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堪为表率的老者风范。

人们尊重马老，而马老却从不以年高德劭自居，更不倚老卖老。反之，他对年轻一代作家亲和关照，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一九九四年九月，马老为我们编写的《青年作家书丛·巴金文学院专辑》撰序，在短短的一千五百字内，引用了三首小诗：一是唐·杜甫的“新松恨不高千尺”；二是宋·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三是清·赵翼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还具体阐释道，青少年作家好比新松，应多加奖掖和扶持；当前，需要更多独具慧眼的“蜻蜓”，去发现稚嫩鲜活、亟待培植的“小荷”；当代生活节奏加快了，时空缩短了，信息丰富，瞬息万变，所谓“独领风骚数百年”已不可能，往往十几年，甚至三五年就出一批人才，要加紧培养他们。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巴金文学院正筹办附设一个少年文学院，培养更多的少年班学员。我和傅恒副主席一起去见马老，谈及前不久四川高考刚刚公布分数，其中有中学

生作文得了满分。马老认为这是文学的好苗子、好兆头，嘱我们通过教育厅或省招办，找到这些“尖子”，即使他们上了大学，也要跟踪研究，着力培养。在马老的倡议下，很快召开了“四川省文学新苗工程”首届座谈会。马老和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王火、阿来，著名作家流沙河、傅恒、裘山山、邓贤等参会，“新苗”作者数十人济济一堂。会议由我主持。马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举办了文学新苗建档作者作品展览，还在省内七八所中、小学，开展了赠书、讲课等活动。不久，乐山市一中“新苗”作者陈丹露荣获第四届四川文学奖，受到了马老的亲切接见和鼓励。马老还多次谈到，他的第一篇作品散文《万县》，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叶圣陶主编的上海《中学生》杂志发表的。他年轻时，在大学中文系念书，曾见到过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前辈作家，很受鼓舞，是他们激励他走上了文学之路。因此，马老认为，一些特殊的文学活动，一些特别的见面机缘，往往会影响某些青少年一生的走向，不可小视。

二〇〇二年暑假期间，我陪眉山“博学书屋”董事长、诗人华子，带上其夫人小袁和八岁的女儿潇潇，去马老家拜访。马老为“博学书屋”写完店名题词之后，又题赠一副对联：“以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他老人家还题写了一首引古《惜阴》诗：“少年不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一寸金。未觉池塘春草绿，亭前梧叶已秋声。”他见潇潇这样活泼可爱，便一直乐呵呵地轻抚着她的头，与她对话，同她逗乐，还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上了谆谆叮咛的话：“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签上“八八叟马识途”。最后我们在一块儿照了好几张合影。分手时，马老笑容可掬地把我们送出门来。回程路上，我对华子夫妇玩笑

曰：“八十八岁与八岁，相差八十，一乐起来，使我们三个中、老年人都变成十八岁了。”大家禁不住开怀一笑。这时，我不由得想起“含饴弄孙”的成语，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诗《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注：此指大虎），回眸时看小於菟（《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细想起来，永葆赤子之心的马老能不越活越年轻么？话说当年八岁的潇潇，从此将马爷爷的题词作为座右铭，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佼佼者，现在这位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已经成为武汉地质大学的优秀学生。

二〇〇三年夏，马老生病在川医住院，我和傅恒前往探视，本来没想多谈工作，哪知马老置自身病体于不顾，开口“文学”，闭口“创作”，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讲了一个半小时，直到晚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医生护士几次提醒他“病中要少讲话”，但哪里拦得住他呢。他索性讲起“生死观”来，他说，我是个唯物主义者，随时准备去见马克思。而文学的希望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希望一样，寄托在你们身上，寄托在年轻人和少年一代身上。马老言之谆谆，我们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那时，他已八十九岁高龄；如今十二年过去了，已逾百岁高寿的马老依然这样健康，真使我们感到无限欣慰。

巴金文学院建立之初，马老即定下了办院的“九字方针”：“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那些年由于经费有限，开展文学评奖活动比较困难。我们便通过各种办法，与省内外企业联系，先后设立了茅台文学奖、诺迪康杯文学奖与王森杯文学奖。马老知道后很是高兴，他不顾年事已高，兴致勃勃地参加历次发奖大会。每次讲话，他都对支持文学的企业赞赏有加。他还一